

刘卫东，著有散文集《指尖流水》《汉语春秋》，被文化媒体评为“80年代最有潜力的散文作者之一” 第四届、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仇星，电影频道《梦工场》优秀青年编导，多次独立制作导演短片。《天米》《追忆汴京两人行》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NEW
CONCEPT

新概念

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

精选范本 A卷

刘羽，浙江金华人，现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萌芽》《中国少年散文写作精选》《中学生博览》等杂志发表作品七十余篇，擅长把截然不同境遇的人用文字带入同一个世界，产生激烈碰撞。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和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布波，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中学时开始写作，其处女作即令著名作家苏童、李洱等惊艳不已，并被媒体广泛报道。大四参与《东莞时报》的创刊工作，做过一年社会新闻记者，获得东莞新闻奖、东莞日报社年度最佳标题等。曾主编《东莞日报社深度文化报道周刊《文化时间》》。2011年加盟深圳《晶报》。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姜峥峥，女，座右铭：坚信自己的才华，一直写下去，直至死亡。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陈洋，邯郸人，现就读京城，北京电影学院在读生，上海某杂志专栏作家。大部分小说结集出手读者预料，并以其独特的文笔风格吸引许多读者，并且坚持努力不断去创新写作。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雷轩，
文大赛



YZLI0890128161

的广告人。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刘意俊，高中就读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后免试直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学习。曾任《萌芽》刊中刊《惊奇》版块主编，《萌芽》本刊小说组发稿编辑，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助理，《上海一周》报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现任《文学报》编辑等职。2004年加盟起点中文网，被起点网评为白金作家。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董光

郭敖 主编

NEW
CONCEPT

新概念

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

精选范本 A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光：新概念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A 卷/郭敖主编.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054 - 2773 - 0

I. ①荣…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0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50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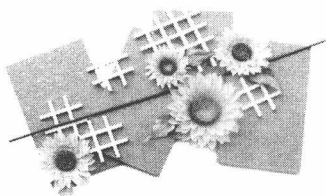
荣光：新概念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A 卷

主 编 郭 敖
编 委 王匡敏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梁 惠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773 - 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陈培峰

笔名土耳其金，生于南方广东的渔港小镇徐闻外罗，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新闻系，现居广东梅州。热爱阅读，喜欢写作，作品发表于《作品》《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盛开》《青春的甜蜜约定》等书或杂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滕 洋

邯郸人，现蜗居京城，北京电影学院在读生。上海某杂志专栏作家。大部分小说结尾出乎读者预料，并以其独特的文笔风格吸引许多读者，并且坚持努力不断去创新写作。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奉 波

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中学时开始写作，其处女作即令著名作家苏童、李洱等惊艳不已，并被媒体广泛报道。大四参与《东莞时报》的创刊工作，做过一年社会新闻记者，获得东莞新闻奖、东莞日报社年度最佳标题等。曾主编东莞日报社深度文化报道周刊《文化时间》。2011年加盟深圳《晶报》。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项雨甜

女，现攻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在《青年文学》《萌芽》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喜欢美食、美景，念旧，轻微固执。有些怀疑现在，却相信明天，也相信过去。走过青春的暴烈和困惑，生活得单纯而坚定。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七届、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郭 龙

1988年生于安徽淮南，现就读于厦门大学。喜欢走路与写作，爱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曾经想去流浪，现在正在流离。每天醒来与睡去都会悄悄告诉自己：可以经常失望，但不能绝望。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刘嘉俊

高中就读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后免试直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学习。曾任《萌芽》刊中刊《惊奇》版块主编，《萌芽》本刊小说组发稿编辑，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助理，《上海一周》报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现任《文学报》编辑等职。2004年起混迹起点中文网，被起点网评为白金作家。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刘卫东

网名周语，生于1983年，著有散文集《指尖流水》《汉语春秋》，被文化媒体评为“80年代最有潜力的散文作者之一”。第四届、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魏春亮

生于1986年，安徽涡阳人。南京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现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作品散见于《萌芽》《新作文》《红豆》《青年文学》等杂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乡亲和土地。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努力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花 桀

原名鲁一凡，觉得睡懒觉、玩滑板、晒太阳是最幸福的事。小时候很害羞，长大后开始训练自己脸皮要厚。希望有一天一个人去旅行。希望身边的人每天都开心。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和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马璐瑶

女，1992年生于河南。笔名北辙，宗旨：以心为文，笔随心愿。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丁 威

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志向颇高，天分不足。矛盾、敏感、脆弱、失眠、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作品常见于《萌芽》《美文》等杂志。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李遥策

网名龙牙草。1986年生于浙江温州，职业策划人、组稿人、演出经纪人。在《萌芽》等众多主流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获得读者强烈好评。著有长篇悬疑推理小说《灰之预言》《十二宫》。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仇 星

电影频道《梦工场》优秀青年编导，多次独立制作导演短片。《天米》《追忆汴京丽人行》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电影和文字都是不可割舍的。从未被提起，亦不会忘记。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雪 轩

原名刘雪，山东青岛人，现居北京，努力做个靠谱的广告人。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和第二届全球华文青春写作选拔赛三等奖获得者。

黄 可

1993年出生于福建，自信开朗的狮子座。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刘 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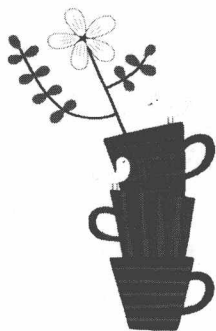
浙江金华人，现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笔名流月，英文名Advent。在《萌芽》《中国少年散文写作精选》《中学生博览》等杂志发表作品七十余篇，擅长把截然不同境遇的人用文字带入同一个世界，产生激烈碰撞。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和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姜睥峰

女，1992年生。热爱写作，座右铭：坚信自己的才华，一直写下去，直至死亡。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目录



第一辑 恋爱序语

下一个路口 / 陈培峰 3

失踪的韩左左 / 滕洋 9

去往橘子郡的船 / 奉波 15

花尸 / 项雨甜 27

旧爱 / 郭龙 34

物理班 / 刘嘉俊 45

第二辑 摩卡时光

我们写在墙上的诗 / 刘卫东 55

故乡的洋槐花 / 魏春亮 59

七八流年 / 花桀 64

“我们” / 马璐瑶 83

你说，怎么飞 / 丁威 92

爱情小说 / 李遥策 109

第三辑 南国之夏

我们在劫难逃 / 郭龙 127

回到过去 / 仇星 133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 雪轩 147

母子 / 项雨甜 156

灰之寓言 / 李遥策 163

蟹之泉 / 黄可 174

第四辑 明天的记忆

接近一种本质 / 刘卫东 191

童年记忆 / 丁威 196

江湖 / 奉波 204

而你在明天 / 刘玥 210

红豆生南国 / 姜睢峰 230

左拉拉，我能看见你 / 花桀 241



第一辑 恋爱序语

- ☆下一个路口 / 陈培峰
- ☆失踪的韩左左 / 滕 洋
- ☆去往橘子郡的船 / 奉 波
- ☆花尸 / 项雨甜
- ☆旧爱 / 郭 龙
- ☆物理班 / 刘嘉俊

下一个路口

■ 陈培峰

★ 分别的季节/牵你的手穿过城市/谁还在吟唱青春

我坐在朝南的窗边，敲打着僵硬的键盘，当屏幕上的文字越来越不堪入目的时候，我闭上眼睛，疲倦这时潮水般汹涌而来。NIRVANA 的音乐，《UNPLUGGED IN NEW YORK》的那场不插电演唱会，KURT CORBAIN 崩溃之前的安祥平静。我迷恋这个男人的声音，如同斑驳的树干充满粗糙的生命质感。我在编织煽情文字的时候，它安抚着我恐慌的内心。

阳光很明亮，照耀着房间里飞舞的灰尘。我敲键盘的速度越来越快，屏幕上的文字河流一样膨胀着展开。我想这些文字一定符合那位编辑的胃口了，或许是符合那本刊物那些读者的胃口，只要这样，我就能安心地住在这间出租屋里，酝酿着我的另一些文字。从夏天开始，房东就非常有耐心地跟我纠缠，他穿着肥大的沙滩裤站在我的房间门口时，我就停下手指的动作，或摘下耳机，强颜欢笑地陪他讨论伊拉克的形势和关于萨达姆的种种推测，然后文归正题地回到房租的问题上。

树叶似乎有意无意地飘落着。我想，要变换季节了吧，闷热的鬼天气就要走开了，秋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到达我疲倦的脸庞时，那是多么美好。

整个夏天，我都在寻找一种隐隐约约的感动，这种遥远如同天边的彩虹般的东西一直隐藏在我无法穿越的距离的边缘。除了为那本小刊物写一个系列故事（写得越凄凉悲惨就越好交差）之外，我每个周四在这个城中村的一个简陋的酒吧里唱一些怀旧的歌。这个酒吧叫“唯一酒吧”，每个晚上八点至凌晨两

点营业，大多时候都放爵士乐，客人是处于发福期的中年人，三五成群的酒友，体验着刺激的婚外恋情人。他们在“时光吧”里回想着他们的年轻时光，他们听罗大佑、苏芮、蔡琴，这些是他们的红色或者灰色的青春轨迹。我20岁，每当踏进这间酒吧，我就感觉自己已经苍老了，无法抑制的苍老，就像河流漫过一样。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轻轻地弹着吉他唱《鹿港小镇》，唱《你的眼神》，唱《牵手》和《城里的月光》。有人欢笑有人轻轻地哭泣，就像漫长人生的欢场，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情节。

从酒吧到出租屋的路上，有一间 SEVEN - ELEVEN，那个染着淡黄头发的女孩在每个周四的午夜站在服务台后面，脸上带着疲倦的笑容。每次我站在她的面前吃两串鱼丸、喝一罐燕京，和她漫无边际地聊天，她总是说分别的季节就要来了，分别的季节就要来了。

每晚在木马灰暗的声音中睡去，暗无天日。

第五个周四，我完成了那个煽情的系列故事，终于不要为房租而终日惶恐不安。“唯一酒吧”里，有男人点唱《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我唱这首年代模糊的歌时，看见那个男人无比落寞的眼神，如同潮退的尽头。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老蔡在吧台的后面的，灯光照不到他祥和的脸。他说，一年前有位弹钢琴的歌手在这里唱过这首歌，感动了那些曾经爱过的人，奇怪的是，感动总是在失去之后。

SEVEN - ELEVEN 里明亮的灯光下，那个女孩说，两点之后能否陪我？

无比荣幸。总在游荡的我当然不会拒绝一个女孩的邀请。

色彩缤纷的广告灯逐个暗淡，午夜寂寞的风轻轻地走过空旷的大街。我们牵着手，奔跑着穿过这座城市。她说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不知道该欢喜还是悲伤。

她说通知书来自遥远的北方，那是冰天雪地的城市，看不到海。通知书宣告着她的梦想的破灭和延续，她的大学不在她梦想的地方。

高考之后，青春就开始远走，纯真如同泡沫般破灭。

★ 无法穿越的思念/除了风/谁也不会了解这个城市的伤悲

一个人，在这座夸张的城市，孤独如影相随。夏天写的文字，成了青春的纪念。而他们对我说，青春才刚刚开始。

大学不是我梦想中的大学，失落盖过了开学的兴奋。我平平淡淡地走在校园里，温和地笑着。

秋天很深的时候，阳光下的影子有些萧瑟了。她在信里说，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我的文字，北方的深秋，风裹着寒冷，她捧着那本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一直游走在那些文字中。她说，我想我爱上你了，虽然你在温暖的南方，而我在将要冰雪的北方。

我们天南地北。

我常常蹲在热闹的街头挑打口 CD，和那个小贩吵架般讨价还价。越来越多的 CD 和单薄的稿费明显地不成比例，我开始入不敷出了。但在一张张 CD 带给我的震撼中，我忘记了所有琐碎烦恼。我是热爱摇滚的孩子，但我觉得自己正在苍老，我是个孤独的孩子，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失去自我。夏天里写的文字，已经成了一叠稿件，但它们也许是注定夭折的婴儿，在我粗糙的分娩中枯萎了。我心疼这些文字，心疼我曾经纯真美好的幻想。我希望让和我一样孤独而且喜欢孤独的人阅读它、分享它。我曾经把它贴在一些文学论坛上，把它们打印在洁白的纸上，寄给那些远方的朋友。

他们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声音穿山越岭，在我的耳边萦绕，如同温暖的阳光。

松懈的课程让我整天往外面跑，我出现在很多摇滚演出的现场，和陌生人交谈，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但还是无法抑制我内心里汹涌的孤独。冬天来临前的风裹着无所不在的寒意，每一次猛烈的节奏和单薄的激情撞击出的火花消失在午夜无边无际的寂静里。

昕子在午夜空旷的风里行走，像一朵寂寞开放的花。她嘴里哼着木马的《舞步》，哼着那一段段昏暗的旋律，她迈着急乱的脚步就像飘在夜里。

那是木马在广州的专场后的午夜，我从 SOLOBAR 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跟着这个女孩零乱的脚步，我需要一个方向，虽然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后来我们走着走着就跑起来，拉着手奔跑在空旷的路上。我们莫名而夸张地笑着，像两个恋爱的孩子，像两瓣漂浮着的蒲公英。

昕子的屋子里墙上贴满了油画，那些颜色在黑暗中闪着光亮，飞翔着，歌唱着。我们躺在黑暗中，静静地倾听彼此的呼吸，然后聊起童年，聊起我们的际遇，聊我们热爱着的摇滚乐和木马。

这座繁华艳丽的城市里，孤独的孩子散落在各个角落，神操纵着我们的相

遇和别离。

阳光松散地充满屋子时，听子往 CD 机里放声音玩具刚出来的碟，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广阔的音乐把我们带到远古，带到人类的童年，带到我们来的地方……

听子在浴室里很压抑地哭着，时而隐约的滴水声。听子来自遥远的西北山区，她要去的城市是北京，但飘摇的命运把她带到妖艳浮华的广州，她执着于油画，执着于她的纯洁的梦想，但好运一直远离她。后来是一个水中花缥缈的爱情，那是一个伴随木马的音乐的爱情，直到昨夜，她热爱的木马终于到来，但她的爱情却离开了。

有一首歌，曾经在整整一个夏天飘荡在广州的上空，唱着：

除了风，谁也不会了解这个城市的伤悲

谁了解你，还有谁值得让我为她而流泪

恍惚的希望里/木马笑着/抵达疯狂

爱情像鲜花，它总不开放，欲望像野草，疯狂地成长，它们像苍蝇总是飞来飞去，侵渍我的身体。

寒冷的风里，听子为她的那些油画不停地奔走着。她说她终于收起自己单薄的骄傲，挂起服务生一样木讷的笑容，说恶心的话题和习惯恶心应酬。除了那些闪亮的颜色，她已经不再是那些渴望飞翔的听子了，没有人告诉她她在急速地变着，因为没有朋友在她的身边，她独自经历着这些残酷的洗礼。

我继续编织着一些缠绵的文字，为了每个周末在现场听那些让我飞翔的声音，我是个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我视而不见我轻浮躁动，视而不见我手下轻浮躁动的文字。其实我害怕我回不到原来的自己，回不到那些单纯的岁月。但我似乎无法选择，我无法远离那些音乐，也无法逃离那些虚假的文字。

林森在电话里说，这是痛并快乐的体验，小石，笑吧，笑着抵达疯狂，你的生活需要阳光。他说吉林已经下了好几场雪，我童年时所有美好的幻想却早已经融化了。

我每天行走在广州灰晦的空气里，行走在苍白无力的阳光里。我在镜子里笑着，笑得如同木马，我看不到微笑的光芒，却被自己滑稽的表情弄笑了。

听子的画展设在一个酒店的大厅里，那是一家四颗星的酒店，它的前面停靠着无数奔驰和宝马，走出衣冠楚楚各怀心事的人。

那天听子像出嫁的新娘幸福而羞涩地站在她的画展前，她说终于可以把她

的画嫁出去了，虽然她再也掌握不了她们的命运，就让她们随风而生吧。

走过每一幅缤纷灿烂的颜色，感觉就像走过听子所有颠簸漂浮的岁月，仿佛看到那个女孩在遥远的路上独自行走，幸福着，痛苦着，泪流满面。

画展上，听子给我介绍了一个编辑，那个发了福的编辑听说是写大学生内心世界的东西，很是感兴趣，表示找个时间好好地谈出版的细节。

那一晚，我们再次看到木马，是在一次新年摇滚音乐节上。木马说，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带给你们短暂的欢愉。

新年到来的那刻，我们紧紧地相拥，长长的穿越千山万水的吻。

我要离开这里了，回到我曾经纯真的地方。为了那些画，我付出了太多，我永远也无法回去了。听子在崔健的《花房姑娘》的音乐里说。

我无语。我们停止了摇摆的身体。我们相对着，心疼地抚摸着对方的脸，害怕失去，却将要失去。

你问我想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站在人海里，站在新年的气息里，悲伤地微笑着。

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 下一个路口/我向着太阳/哥特式地离开

我开始很久很久地仰望着天空，传说中的鸟每一天都从城市的上空飞过，它们看着城市上演的每段细节，含沙射影地鸣叫着飞离。我渴望看见这些鸟群，渴望看见我飞翔的思想。

听子离开了，一切悄无声息地改变，悄无声息地展开和收敛。

那个编辑看了我的书稿，脸上放光溢彩，不停地说好，但要我把里面的感情渲染成现在的畅销书里面的一样，要渲染脆弱的心灵、不堪一击的感情，要催人泪下。

我说我也写过那样的文字，但我无法让我的真诚变成畅销的符号。

人们需要的是感动，我们需要的是畅销，如果要继续你的单纯，就只能继续让它们留在稿纸上了。

打击是如此的沉重，但我觉得痛快。我害怕在自己膨胀的欲望中迷失，也害怕为了虚幻的幸福而伤痕。

青鸟飞过的夜里，我在楼顶烧稿件，一张一张地变成灰烬，我曾经的每段幸福和疼痛，飞翔和坠落。我躺在无边无际的夜里，躺在没有来路漫长的回忆

里，望着青鸟飞过，如同怀着梦想的我们。

在我的大学生活无声无息地流失，将到尽头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依然远在天边，如同彩虹，远在世界的边际。在那些奔跑的岁月里，朋友们说我在以奇怪的方式苍老，就像一种灿烂的颜色，在时间的流失里不再灿烂耀眼，变得朴实，平静，或许叫做成熟。

曾经在 SEVEN - ELEVEN 认识的女孩，她说渐渐习惯了寒冷和粗犷的北方。她还是习惯每晚在那些灰蓝色的文字里入睡。

那封信安静地躺在我零乱的桌面上，地址是西北的山区，听子来的地方。我的心激烈地颤动着，听子离开两年了，两年了。

信封里有几封信，其中三封是听子曾经写给我的，日期在几个毫无关连的时间里。另一封是听子妈妈写的，那个西北山区的农村妇女用悲伤的手颤抖地写着：

听子的朋友：听子死了，她在准备着她的婚礼，她是幸福的，她和大林（她的未婚夫）在去城里登记的路上遇到了车祸。听子曾经给你写过许多信，原谅我没有全部寄给你。请不要悲伤。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在窗前，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永远车水马龙的广州大道。我无力地靠在墙上，身子慢慢地滑落，抱着膝盖，我哭了，悲伤如同垮堤般崩溃。

木马吟唱着：每一块木碑上，都涂满了青春……

下一个路口，我依然在幻想中游走吗？依然是木马吟唱着青春和爱情吗？依然是悲伤的结局吗？我渴望爱情在我远走的路上出现，渴望青春在远走的路上依然灿烂，渴望下一个路口，依然和你相遇，渴望总会有一天，我们学会了飞翔。